

《炭画》的中国之旅

顾 钧

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是波兰著名作家,《炭画》是他的中篇代表作。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下,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这一过程中周氏兄弟的思想和创作也受到了《炭画》不小的影响。

周作人在东京开始《炭画》的翻译,草稿于1908年底完成,由鲁迅修改誉正。周作人是用英文本作为底本,译文则采用古色古香的文言。译稿完成后一直压在箱底,没有机会出版。

1913年2月,回国已一年多的周作人将《炭画》寄给了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社,很快收到了商务的退稿信(1913年2月27日)。信中说“大著《炭画》一卷已收到,事冗仅拜读四之一,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①从行文来看这信当是《小说月报》主笔恽铁樵所写。既然商务不行,那就再试试别的出版社吧。小半年后,周作人又把译稿寄给了与商务齐名的中华书局,结果再次遭到退稿。

碰了两次钉子后,周作人仍不死心,继续

寻找其他门路,当时大哥鲁迅正在北京教育部工作,这份译稿也有他的心血在里面,何不请他想想办法呢?于是将译稿寄去,鲁迅于9月10日收到该稿;经过一番努力,出版之事终于在1914年1月16日有了眉目,当日鲁迅日记中写道“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②光有口头协定还不够,还必须有纸质的合同,这份合同周作人一直保留着,到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时还用上了,这无疑 是宝贵的出版史资料,值得全文转抄在这里:

立合同上海文明书局,今承周作人先生以所译小说《炭画》一书,委敝局出资印行,以后应得权利均经双方商定,爰订合同,彼此各执,条例如次。

一、此书初板印壹千册,每售一册,著者应得照定价拾分之贰之利益。

二、文明书局每逢三节结账一次,将所售书数报告译者,并将译者应得之利益邮寄译者,或译者之代理人。

三、此书未销罄期内,译者不得将稿他售。

四、此书文明书局不得延至四个月后出版。

五、译者倘违第三条之规定,对于文明书局应负印资之赔偿。

六、文明书局倘违第四条之规定,对于译者应负壹佰伍拾圆之赔偿。

七、初版售罄后,译者得将稿自印或他售。

八、译者售稿时,文明书局得买稿之优先权。(即文明书局所出稿价,与他处相等时,译者应此稿售与文明书局。)

九、初板售罄后,倘译者与文明书局双方仍欲继续合印,应另订合同。

十、此书印成后,须粘有译者之印花,或印有译者之图章,方能发行。

十一、此书定价每册二角伍分。

十二、此书印成后,译者于壹千册内,应提取叁拾册,文明书局不计价值。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 日

文明书局 代表 俞仲还,
证人 顾养吾 张师石。

周作人先生存照。^③

文明书局严格执行了合同规定的时间,《炭画》于1914年4月正式出版。鲁迅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后(钱)稻孙持来文明书局印《炭画》三十本,即以六本赠。校印纸墨俱不佳。”^④纸墨不佳固然遗憾,但多年前的旧作,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得以问世,毕竟还是好事。但此后文明书局并没有按照合同支付版税。周作人事后回忆道“光阴荏苒,七八个年头忽已过去,市面上《炭画》一书久已绝迹,三十元的版税却一个大都不见,于是写信去问出版的书局,不久来一回信,说本局已经换了东家,以前的事一概不知道。(精确一点的说,以前的事情请你去找原来的老板去,这在我当然是没处去找的。)结果是一切都与己酉二月无异,只是手头的一卷稿本变成了一本铅印的小册子。”^⑤1926年周作人将《炭画》移至北新书局,重印了这本书。

二

周氏兄弟与显克微支结缘是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最爱看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里

和波兰的显克微支”^⑥。他不仅自己喜欢显克微支,也把自己的喜好传染给了弟弟。但鲁迅当时没有翻译显克微支的作品,主要是因为从日文书中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材料。周作人因为懂英文,又在1908年初找到了寇丁(Jeremiah Curtin)英译的两本显克微支作品集^⑦,于是得以从英文翻译了三个短篇《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和一个中篇(《炭画》)。三个短篇稍后收入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而《炭画》因为篇幅比较长,未入《域外小说集》而另谋单独出版。没想到出版过程一波三折,直到1914年才终于由文明书局印行。

周作人已酉(1909)二月为《炭画》所作译者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显克微支名罕理克,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生于奥大利属之波兰,所撰历史小说数种皆有名于世,其小品尤佳,哀艳动人,而《炭画》一篇为最……自云所记多本实事,托名‘羊头村’,以志故乡之情况者也。民生颡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政亦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这里既有对作家的准确介绍,也有对中国国内形势委婉的嘲讽。周作人后来说“那时是宣统元年,清廷大有假立宪之意,设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团体,文中那些迂曲的话即是反对这个而说的,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⑧。

《炭画》是显克微支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手法高超,周作人在《关于〈炭画〉》一文中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耳(按即果戈理)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显克微支旅美洲时著此书,自言记故乡事实,唯托名羊头村而已。村虽称自治,而上下离

散 不相扶助 ,小人遂得因缘为恶 ,良民又多愚昧 无术自卫 ,于是悲剧乃成。书中所言 ,舍来服夫妇外 自官吏议员至于乞丐 殆无一善类 ,又其为恶乃属人间之常 ,别无夸饰 ,虽彼以诙谐之词 ,而令读者愈觉其真实 ,其技甚神 ,余人莫能拟也。”^⑨这番话颇能道出显克微支的特色 ,这位大作家善于冷嘲热讽 ,以诙谐的文笔描写悲凉的人生 ,以喜剧的形式安排悲剧。鲁迅后来以“警拔”二字形容显克微支的风格^⑩ ,正可以同周作人的分析互相发明。

这样的风格在中国先前的作品中未尝出现过 ,所以很有些读者不能理解和接受。《乐人扬珂》曾被误解为“滑稽小说” ,这使鲁迅感到非常痛苦。鲁迅的《阿 Q 正传》发表以后 ,也有些浅薄的人从中只感到滑稽 ,同样是只看到作品喜剧的外衣而无视其中深刻的暴露和热烈的抗争。读书界的浅薄迫使鲁迅不得不声明 ,“我之作此篇 ,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⑪。

《阿 Q 正传》固然是鲁迅杰出的独创 ,但在艺术手法上 ,甚至在更广阔的领域 ,鲁迅都从显克微支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炭画》当初是在《波兰日报》上连载的 ,共分十一个部分和一个尾声 ,每一部分用一句反语为标题 ,如《天才的胜利》之类——《阿 Q 正传》也采用了同一路径。《炭画》的故事并不复杂 ,其中描写一个阴险毒辣的乡村文书佐尔齐克用阴谋手段夺取农民来服的妻子 ,来服无以自卫 ,最后把妻子杀死。在这个故事的周围 ,作者安排了波兰农村的各色人等 ,讽刺他们的弱点毫不留情 ,但又决无剑拔弩张之势。许多人做坏事都不是故意的 ,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 ,并不以为恶。显克微支在这篇小说里不仅深刻地写出了波兰人的可悲处境 ,也无情地暴露了波兰国民性的弱点。在显克微支笔下 ,所谓集体潜意识得到深刻的剖析 ,而行文却极其轻妙。至于在反语的运用、叙事的口吻、庄谐杂出的比喻等方面 ,人们也不难看

出《阿 Q 正传》与显克微支作品的神似之处。

周作人早在《阿 Q 正传》发表之初就撰文指出过这一点^⑫。按周作人的编例 ,此文本应收入他的集子《自己的园地》 ,但因兄弟失和 ,此文没有收入。鲁迅去世后 ,周作人走出绝交的阴影 ,写纪念文章回顾他们的日本留学生活时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 ,《乐人扬珂》等三篇我都译出登在小说集内 ,其杰作《炭画》后亦译出 ,……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 ,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 ,《阿 Q 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⑬。

三

解放后周作人又用白话文将《炭画》重新翻译了一遍 ,收入《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施蛰存、周启明译 ,作家出版社 1955 年版)一书中。这是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版本。试举两段文字说明新旧版本的不同。

乡村文书佐尔齐克品格低劣 ,这只要看看他的住处就可以知道 “在第一间屋内 ,除了些稻草和一双裹腿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第二间是会客室也是卧房。在那里边有一张床 ,大抵是永不整理的 ,床上两个枕头都没有套 ,从枕头里边有些羽毛陆续在掉下来。近旁是一张桌子 ,上边放着一个墨水壶 ,几枝钢笔 ,办公厅文书 ,几卷勃勒勒斯劳厄耳所刊行的《西班牙的伊萨贝拉》 ,两条英国制的肮脏的硬领 ,一瓶膏油 ,卷纸烟用的纸 ,末了是一支蜡烛插在一只锡烛台上 ,露出一条红红的烛芯 ,靠近烛芯有一只苍蝇溺死在烛油里。”^⑭这一段在旧版中是这样的 “第一室空虚无物 ,仅见干鱼少许 ,及脚绊一双 ,第二室备应接 ,亦即书记公卧室 ,中置一版榻 ,衾褥凌乱如小丘 ,侧有二枕而无函 ,枕中羽毛 ,陆续下坠。榻旁立一案 ,上列墨壶铁笔及村会簿籍 ,又勃来式劳氏印行之《西班牙之伊色贝拉》数卷 ,英国制素领二 ,已染汗垢 ,香油一尊 ,纸数番 ,以卷烟草者 ,燃一烛 ,插铁镫

槩上 火至黯赤 有蝇溺油中。”^⑮

小说最后来服杀死妻子的一段是这样的“听见一个沉重的响声,随后一声呻吟,和头碰着地板的声音。后来是第二击,和更轻微的呻吟,又是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击。在地上流着一滩血,炉灶里的煤火被熄灭了。女人从头至脚颤抖了一下,随后她的身体伸直,不再动了。”^⑯16 比读旧译中的文字“惟闻斧声一击,随以呻吟,首触地作响。斧二击,止闻微呻,遂闻三击四击五击以至六击,血溢遍地,炉火著血而灭,妇遍体作微颤,旋伸其身,遂不复动。”^⑰

对比新旧译本可以看出,虽然文字有文言白话的差异,但内容却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周作人的翻译始终遵循着忠实——或者用他自己的话“真翻译”——的标准。周作人早年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小说,后来基本都没有再用白话翻译过,《炭画》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对显克微支这篇小小说的偏爱。

注 释:

- ①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322页。
- ②④ 《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14页。
- ⑤ 《关于〈炭画〉》,显克微支《炭画》,周作人译,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13页。《关于〈炭画〉》一文是周作人为1926年7月北新书局版《炭画》所写的译者后记,此前曾刊于《语丝》83期(1926年6月14日),后未收入自编文集。
- ⑥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
- ⑦ 版本分别是:Henryk Sienkiewicz, *Hania*, tr. from the Polish by Jeremiah Curti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 Henryk

Sienkiewicz, *Sielanka: a forest picture, and other stories*, tr. from the Polish by Jeremiah Curti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 ⑧ 《关于〈炭画〉》,显克微支《炭画》,第109-110页。
- ⑨ 《关于〈炭画〉》,显克微支《炭画》,第115-116页。在这段评论之后,周作人写有这样一段说明“以上是一九一八年所写的讲义稿的一部分,现在节录出来,使大家约略知道上边所说的《炭画》是怎么一种东西。”周作人这里所说的“一九一八年所写的讲义稿”应该就是指新近发现并整理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1918年的北大讲义,此前没有公开出版,全书分五章,有关显克微支的这段评论(字句完全相同)在第五章“写实主义时代”的“波阑”一节(全书第43节),详见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 ⑩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分析黎锦明的作品道:“……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显克微支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详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57-258页。
- ⑪ 鲁迅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12卷,第245页。
- ⑫ 详见《〈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 ⑬ 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 ⑭⑯ 《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施蛰存、周启明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0、85页。
- ⑮⑰ 显克微支《炭画》,第24-25、106页。

(作者通讯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邮编:100089)